

随书赠送『雍佑』试读

我走过三百年的光阴
参与你的世界
你独守三百年的岁月
空等我的回来

忆殇

凜冽◎作品

YISHANG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前 言

我是个不成功的穿越者，从到了这个时代以后就失去了自我，我努力在这循规蹈矩的世界循规蹈矩地活着、见证着，不想也不能改变什么。没有一触即发的爱情，没有惊世骇俗的故事，我只是历史的一个番外篇，不算正史，也不是戏说，只是纪念一段相濡以沫而已。

前言						053						089
缘于今生篇						番外之胤祥篇(一)						番外之胤祥篇(二)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壹	贰	
缘来	面圣	日子	暗涌	面对	盛筵	馨至	痛定	异数	断层			
001	007	017	025	037	047	059	065	071	083			



拾叁	拾肆	拾伍	拾陆	拾柒	拾捌	拾玖	貳拾	貳拾壹	貳拾貳	貳拾叁	貳拾肆	貳拾伍
新生	创患	救赎	番外之海蓝篇	归省	覆辙	浪迹	番外之胤祥篇(三)	舐犊	冰火	弓弩	更迭	兵围
095	105	117		127	133	145		183	189	201	211	223
			123				175					



窗

缘 来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不可避免

我叫王雅柔，留学东瀛近五年，漂泊的岁月已近尾声，在预备还乡的日子里最后努力着。我是个如仙人掌般努力适应任何境遇的人，从不刻意挣扎却又似乎总在挣扎，生活在平淡中挑战。归国前的某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在月历上划掉一天，关上灯准备睡觉……

怎么回事？外面怎么这么亮？对面正在拆楼房，可是……晚上应该停工了不是吗？忍着困意，我慢慢爬起来想看个究竟，可是撩开窗帘，只看到满眼绿色柔和的光，还伴随着一阵嘈杂的声音，像是人声，又像是乐声，越想听清越听不清……光源在哪里？声源又在哪里？这么想着，我渐渐失去意识，也许睡着了，也许，我本就在梦中吧……

“啊！”一声尖叫响彻云霄，这人真是中气十足啊，跟帕瓦罗蒂来段二重唱，绝对够震撼。这就是我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周围怎么这样乱？我怎么了？我一个人住的，哪来这么多人声？我努力想睁大眼睛看看四周，却发现自己好像被什么包裹

奇不有，但都是那种局外人的相信，要我融入某个小说当中身临其境很容易，要接受小说里的场景近在眼前实在太难了。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地响着，手心脚心都是湿凉的汗。

转头看向眼前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就是那个女高音，我犹豫地问了一句：“你，叫什么？”没想到一句话竟引来了她又一轮的高音轰炸：“小姐！您怎么了？奴婢是小喜儿，您不认得奴婢了？小姐您别吓唬我，呜呜……”

她跪在我榻前哭得越发凄惨，我不禁有些慌乱，伸出左手拍拍她的肩说：“你，你别哭。不瞒你说，不止不记得你，连我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你别害怕，可能，嗯，也许过几天就好了也不一定呢，别哭了，跟我说说我的事情好不好？”

她慢慢安静下来，抬起头，眼睛鼻子哭得红红的，看到我微笑着看她，刚止住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倒是个实心眼的丫头。我暗自想着。

小喜儿抽抽噎噎地讲了一个时辰，我对自己的处境大致有个了解了：我是兆佳·雅柔，皇帝指婚给十三皇子的嫡福晋，父亲是从一品的兵部尚书马尔汉，如今是康熙四十一年。我三天前与十三皇子奉旨完婚，却在下轿的时候被发现割腕自杀在花轿里。至于这小喜儿，是我在定嫔娘娘那里做宫女时便侍候我的，感情极好，按规矩嫁给皇子可以带一个丫头，便带了她出来。我了解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听完“我”的履历，再看看那只包扎好的手，我只觉得心里乱糟糟的，使劲闭了眼晃了晃头，再重新看这个环境，终于确认这一切不是假的。我稳了稳情绪，推说要吃东西就打发走小喜儿，然后走下床，开始在这屋子里慢慢转悠。逃之无门便唯有安之若素，只是这么高贵的身份居然简单地落在自己身上确实有点不可置信。

十三阿哥啊，大概就是那天那个穿红衣服的人了，可惜没看清楚这个三百年后还能万人迷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说不定不堪入目呢，不然这个雅柔又怎么会自杀？遗憾的是不能把这独家资料传到二十一世纪，就算传过去也不一定有人信。

我一边兀自胡乱想着，一边用手轻轻拂过那些古典家什。当我走到梳妆台前，一伸手触到镜子时，不禁怔住了。镜子里的脸跟我原来的相貌有八分像，还是一样普通的云淡风清的脸，只是下颏尖了很多，眉眼间有一丝挥不尽的洒脱和沉静。显见得是大户人家小姐，保养得还算好，此时不施脂粉，应该也可以算是清秀，不过身量小了些。我仔细想了一下，是了，这兆佳氏此时应该只有十三岁上下吧，可怜稚气未脱就嫁作他人妇了，如今这幅皮囊里换了是我，倒也不知以后的日子是福是祸。想到这我不禁自嘲地笑了笑，回过头，却看到门口不知几时竟多了个人，和我一样怔怔地站

我正拿个碗准备自己盛碗粥，听了这话，就停住了，冷不防小喜儿大喊一声：“哎呀，主子，这怎么话儿说的，让奴婢来服侍您！”说着劈手来夺碗，我被她一吓一夺，两下里凑了巧，碗就这么掉在地上摔成了几瓣子。小喜儿吓得忙不迭跪在地上请罪，我嘴里安慰着她，一边蹲下身子去捡，小喜儿又来拦，正忙乱间，门口传来一声大吼：“你这是在干吗？！”

想来想去，还是那个想法，走一步算一步，既然言多必失，那我少说话总行吧？反正我是个女人，既不需要冲锋陷阵，也不需要上朝参政，谨言慎行还能落个温顺贤淑呢！打定了主意，整个人便轻松起来，好像坐车也没这么难受了。

转过脸看看坐在我对面闭目养神的那个人，什么义薄云天？什么侠王？什么柔情似水，又什么体贴入微？伟大的清穿小说女主们，要是让她们看到我面前的这个不太帅的满洲汉子，要是让她们像我这样被他吼上一天两天的，怕不是要把那芳心华丽丽地碎上一地吗？想到这我无奈地撇嘴笑笑，自看向车外，一时无话。

车子从东华门进城，过桥右转一直往北到景运门前停下，小福子先引着十三阿哥下了车，接着小喜儿跳了下去，撩开帘子转身来扶我，我往下一探头，见一个小太监瞬间趴在脚下，抬头看看十三阿哥，他拧着眉朝那小太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踩着下来。我犹豫再三，伸了伸脚就是没办法踩下去，索性又抬头看他，十三不耐烦等了，走过来一脚踹开小太监抬手半拽半搂地把我拖了下来。

这时有小太监来回：“给十三阿哥、福晋请安，皇上这会子在慈宁宫摆了戏，就不过毓庆宫来了，叫阿哥福晋先在这头行家礼罢，过后再一道过去就是了。”

十三听说，便回头吩咐小福子：“既是这样，你去把车停在西华门外罢，散了戏从西边回去。”说完便扭头进了前星门。我在一旁愣神儿，心里还在为刚才那小太监无辜挨一脚而介怀。他停住脚，转身看向我，小喜儿赶紧搀我大步跟上。

刚走过第二进院，迎面走来一个身着亮红色旗装明眸皓齿的贵妇，水光溜滑的两把头，一只硕大的镶翡翠金步摇簪在脑后，随着她走路的频率亮闪闪地摆动着，煞是好看，直衬得她绿鬓如云，肌肤胜雪，满身的贵气和骄傲无所遁形。十三忙上前打个千儿说：“给八嫂子请安。”我心下揣度，原来这就是那个有名的“妒妇”八福晋了，怪道是这样通身的气派。正想着却被十三拉了过去：“还不快给嫂子见礼！”我忙福下身去，八福晋一把拉住，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笑着对十三说：“罢了罢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我领弟妹先过去妯娌姐妹那边，十三弟自去正屋和爷们儿一处说笑罢，交给我你且放宽心。”

“既是如此，就偏劳嫂子了！”说罢，十三转身往正殿去了。八福晋拉了我的手笑道：“这行家礼的规矩原是要自家妯娌领着呢，好妹妹，我先带你去见见嫂子们，咱们皇家媳妇不方便常来往，难得聚在一起时也热闹着呢。”

说话间已经进了次间，只见一群姹紫嫣红的盛装贵妇们分成两桌围坐，中间正座上的一个穿黄色衣服头戴凤簪，另有两个少女坐在炕桌前下棋。见我们进来，年纪轻的都站了起来，丫头女官们赶着过来行了礼。八福晋引我到那正座旁，一个女官在我面前放下一个垫子，我便知道上面的这就是太子妃，看样子是要行国礼了，于是按着白天教养嬷嬷教的跪了下去。

太子妃从座上走下来，一手扶了我，转脸对八福晋笑说：“如今添上个十三弟妹，咱们这可是越发热闹了。”八福晋笑：“可不是，下个月老十四也大婚，到时候人就更多了！”说完便领我到各人面前行礼，我心下紧张得很，就怕出错，也不敢多话，只是低着头想着规矩。

八福晋对众人说：“你们成日家只说四嫂是个恬淡人，怎么我看这十三弟妹更是娴静得很，竟有些像德妃娘娘的品格呢。”

旁边的四福晋轻笑着开了口：“毓琴，你只说你的，做什么拿我比？没得叫新弟妹笑话我老脸皮厚了还恬淡呢。”

我打眼看这四福晋，细长眉眼，一身淡紫色的宫装，连手上的帕子和头上的钗环都是淡紫色的。果真是自有那么一股“与世无争”的味道，较之先前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脸，不是洒脱，竟是超脱了。

见我看她，四福晋眯眼一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果真好灵秀个人儿，怪道老十三急火火地跑去求了旨呢。”又回头对那两个下棋的少女喊道：“熹琳、熹慧，还不过来见过你们新嫂嫂呢。”

那两个女孩乖巧地过来嫂嫂长短地见了礼，四福晋告诉我说：“这是八公主和十公主，十三弟嫡亲的两个妹子，现如今年长的公主们该嫁的都嫁了，眼前懂事了，也就是她们两个了。”我忙回礼，一一报以微笑。

这时旁边的九福晋和十福晋也走过来一处闲话。我深知清廷选秀的规则是门第人品第一，绝不以容貌为标准，而且为避免美色误国，样貌出众的反而很难进入皇家。可是平心而论，这九福晋可算是长得很出彩，她有一对满人少见的杏核眼，明眸善睐，顾盼生辉，只不过穿着上过于铺张，难免显得有些俗气。十福晋倒是看上去憨憨的比较好相处，说话也是大声大气快人快语。

几个人在一起不过闲聊些衣服首饰听曲观戏的话，十福晋突然像想起什么一样对我说：“我恍惚听见说弟妹大婚那日病倒了？要不这家礼怎么今几个才办呢？”此言一出，众人都变了脸色，一时竟安静下来。八福晋赶紧笑着拦下来：“我看他们爷们那边应该齐了，咱们过去吧。”

九福晋立刻拉住十福晋走在后面悄悄地说话，我机械地被八福晋和四福晋一左一右带着，紧跟在太子妃身后。心里却早就顾不得那些规矩礼仪了，只感觉芒刺在背，刚刚众人瞬息万变的表情在我眼前一遍遍地映着。自从我接受现在的处境开始，各个方面都考虑了，唯独忽略了这件直接促使我来到清朝的事，也许因为它发生在我清醒之前，也许因为它是这身体的本尊所为。然而不管怎么样，大婚自裁是抗旨不遵的罪名，既然我是在下轿时被发现，那不就是众目睽睽之下？突然想起早上十三说的话：“爷这回人丢得够大了……”难怪，他看到我捡起碗片时那么恼火，倘若再来一次，只怕这皇家的体面也要随着马尔汉一家血淋淋的脑袋一起坍塌了！

惊骇之余，我也不免有些迷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众人在见到我时泰然自若，但是刚才十福晋的问话却让我知道她们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怕，这会儿就是逮只紫禁城里的耗子让它抓阉选出本年度清宫最大新闻，它也能给你抓出“十三福晋新婚自杀”的条儿来！我不禁开始哀叹，心中实在鄙视那个一了百了的兆佳·雅柔，也不免同情十三阿哥，更同情如履薄冰的自己。最忐忑不安的是，我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康熙？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的程度呢？

不容我多想，众福晋公主已经把我带到正殿门口，隐约可见皇子们顺序坐在里面，不时还有笑声传出来，我慢慢抬脚迈步刚要进去，冷不防从旁边走进一个一身正白旗戎装的人，口里只管说着：“我可是赶上了？”我还不及细看此人，先只觉得周围的空气冷了下来，好像所有的眼光都似有似无地瞟到了我身上……

十三迎上去请安道：“十二哥一路风尘辛苦！弟弟这点子事还劳驾哥哥大老远跑回来，实在不过意呢。”

未及十二阿哥回答，旁边一个声音说到：“我看老十二是一日千里，忙不迭地跑了来，舍不得撂下这口茶呢。”

按说这该是句玩笑话，只是我却没有听到预期的笑声，反而屋里的空气越来越僵硬。十二阿哥沉默了片刻，打着哈哈向刚才插话的那人走过去。妇人们各自坐下不提，正座上的太子开了腔：“好了，好了，咱们开始吧，莫让皇父久等了。”

众人安静下来。我在八福晋的指点下开始了反反复复的福身、敬茶、装烟、谢礼。这个礼简直太难了，半蹲不蹲，半站不站，直折腾得大脑严重缺血，腰椎麻木不堪，及至到了十二阿哥面前，勉强还能直直地站住。也幸亏是嫁个十三阿哥，要是二十三阿哥，二十多个哥哥拜下去估计现在已经高位截瘫了。

我稳稳神，盖碗向前送送，“十……”话还没出口，手里的碗已被很快地夺了过去，惊得我不禁抬起头，十二阿哥一口将茶灌下，含糊说句：“多谢！”然后向身后一招手，有小厮递上个锦盒。十二阿哥说：“因我从外面忙忙地赶了来，也没有什么预备，就只有这串翡翠串子，全充回礼，改日自然再送了好的来。”

“十二弟，哪有你这样的，弟弟大婚怎么也是给一对儿，到你这落了单，你叫人家怎么收呢？”仍旧是刚才插话的九阿哥。十二阿哥讪讪的，一时不知道如何回话。

“九弟，太子爷面前也这么没正没经的，十二弟刚回来，你这不是难为他吗？”八阿哥闲闲地说道。

“老八说得是呢，只意思到了便是了。”太子忙跟着打圆场。

“我不过说句玩笑话，竟忘了规矩，在太子爷面前造次了。想来十二弟一番心意，十三弟妹自然不会介怀。”九阿哥口上说着我，眼睛却瞟着十三。

我虽然心里糊涂，但对这屋子里气氛的怪异也觉出个几分。九阿哥话里有话，在座的人也都是阴晴不定，十二阿哥怔怔地看着我，神情严肃起来。

接下来我该怎么回应？揣人心思我可绝对不行，要是现在谁能给我个提示也好啊。偷偷瞄了一眼十三，他只管低头摆弄手上的牛角扳指，仿佛局外人一般，只是脸色看上去很不好。我暗暗撇撇嘴，算了，只做好我该做的，反正再离谱的事情也有了，还能坏到哪去？这么想着，我正了正身姿，双手接过盒子：“谢十二哥赏！”

十三虽然没有看我，但是停住了摆弄扳指的手，十二阿哥耷拉下眼皮点点头，转身自去和十阿哥说话，九阿哥显然愣住，低下头又微微冷笑，屋内氛围开始回暖。最后只剩下十四阿哥，因他是弟弟，只需要端茶福个身就算了，十四阿哥笑着站起来接了，家礼这一大“酷刑”就算让我给熬过去了。

慈宁宫花园本没有戏台，康熙皇帝今日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一来是南巡之后好不容易抽空陪陪太后；二来也是借机召集皇子们来凑个趣儿，于是竟赶着传教坊局现搭了一个。我们一行人赶到的时候，已经唱完了一出。皇帝正陪着太后闲聊，爽朗的笑声大门口就能听见了。

众皇子福晋一起上前请安，场面甚是壮观。这时康熙右手方一直坐着一个穿一品朝服的老头，作势要站起，康熙笑说：“你就算了吧，今日你也是长辈，不必拘这么多！”说完令众人各自归坐。

有宫女引我跟在十三身后，面前放下垫子，行六肃三跪三拜礼。我心中不禁暗自叫苦：也不知道这皇帝老儿是不拘小节呢，还是存心整我，按说我是应该先到皇帝面

前行这个礼的，偏偏让我折腾了这么一大圈再过来，万一一个脚下不稳，在皇子面前充其量就是留个笑柄，可在这儿就是罪！罢了罢了，我也是今日才知道自己是这么上不了高台盘的人，一番跪拜下来全身每个毛孔都沁出了汗珠，盖碗举在头顶微微发颤，一个老太监接过去递给皇上，康熙声音带着笑意，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十三阿哥，你媳妇的这碗茶可是让朕好等啊！”

一片沉默，我就这么被晒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一声也不敢吭。十三跪在我前面：“儿臣带贱内见驾来迟，请皇父治罪。”

“罢了，大好的日子治的什么罪，过去也给你岳丈磕个头，就算你们回了门儿了。”十三领旨照做，我这才知道那个一品的老头竟然就是兆佳氏的父亲，看他平淡的表情下面藏着不安和恼怒，透过浑浊的眼神直直看向我。在看出这个老人其实已经吓坏了的同时，我就消除了所有的孤独感，反而平静了。

康熙刮了刮手里的茶碗笑道：“马尔汉，你这个女儿好像比朕上次见少了分灵气儿啊，不过也好，做了我皇家的儿媳，安分守己相夫教子才是主要嘛！”

“奴才小女蒙圣上福荫，定不负圣恩！”马尔汉下座忙不迭地磕头。康熙命小太监扶他，又说：“十三阿哥，领你媳妇入座吧。”我们刚坐下，便有小太监传旨开戏。

我坐在十福晋下首，对面是阿哥席。借着看戏的当儿，我才得以偷偷看几眼这些真命的风子龙孙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谓贵族气派，不过就是一件团龙绣锦的头头下配上一副趾高气昂的表情。不管个性是热还是冷，身材是胖还是瘦，都有着同样与生俱来的骄傲和霸气。外国人的史书上说太子是长得最漂亮的，以我的审美看来他还不及三阿哥。雍正比较出乎意料，一看到他我就想到了现代曾经铺天盖地的芝麻糊广告，看来画像也不可不信。不过看看他再看看四福晋，这两口子果然般配得很，不愧是笃信老庄之人，看他那淡然的表情，让人不觉联想起一句诗：“心远地自偏”。如果我不了解前因，实在无法想象他曾是一位皇后的养子；如果我不知道结局，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会是以后的国君。

十四阿哥比十三略小些，同样骄傲，但缺少了十三给人的那种压迫感；八贤王看着是个随和人，只是聪明全都露在脸上；九、十两位好得像双生子，坐在一起不时交头接耳，八阿哥那句说得还真对，看着就是没正没经的。这些兄弟虽是形态各异，只一样不约而同地继承了他们的皇父，就是那双眼睛，是一双形状上看去总带着笑意的眼睛，透出的眼神却都是一样的威严。

戏台上一出《南柯梦》很快接近尾声，淳于公子大梦初醒的那一声惊呼捎带脚儿

也唤醒了昏昏欲睡的我。有小太监报已近戌时，太后撑不住了，康熙先站起来道：“不想竟到了这个时辰，儿子送皇额娘回去。”太后难掩一脸倦意：“不必，皇帝早去安置吧，他们小辈儿想也都乏了，不需拘礼，各自散了吧。”底下人答应着依次跪安。

康熙欲上轿椅时又停了下来，侧脸喊道：“十三阿哥！”

十三赶紧上前撸袖单膝跪下：“儿臣在！”

康熙张张嘴又顿住，摆摆手说：“去罢，明日不必赶早课，只记得尽快把陕西那起折子递上来便是。”

“儿臣遵旨！”

皇子们的车大多停在了西华门外。我执意送各位福晋先上车，她们推托不过也就依了。八福晋临走还撩开车帘对我说：“咱们两府最近，改天我下了帖子，弟妹且来我们这里坐坐。”九福晋那边听了笑道：“八嫂府里出的好点心，到时可不能偏了我们。”我口里直应承着：“今日多亏各位嫂子照应，将来少不得常去叨扰呢。”

及至他们的车子都走远了，我才转过身，一眼看见宫门口还停着一乘软轿，轿帘卷着，仍然是那双浑浊的眼睛，忧虑地看向这边。心尖有一道锐痛滚过，对于我这个离乡背井的幽魂来说，他是我在这一世的至亲，是他的存在消除了我最初的孤独感，仿佛把我已经绝望的亲情和庇佑又拉回到眼前。于是我走过去，面对老人开了口：“女儿不孝，让阿玛烦心了，今后一定安分守己，不让阿玛担忧。”他显然惊住了，半天才哦哦两声，手往前送了送，示意我先上车走。等到我们的车子就要转过西南角时，我又回头看了看，他仍然站在原地，像一尊塑像……



三

日子

日子一天一天像个表演
真假难辨

好不容易一路又颠回了府，我拜托喜儿出去多打点水给我擦擦身，自己就坐在桌前梳头发。红烛发出的光一跳一跳，衬托得夜晚那么诡异。我伸出手指在那火苗周围绕了绕，真希望它能一下子把我吸进去，再睁开眼还是原来的生活。可是时空就是这样，送我来的时候不打商量，自然也就不会如我所愿地带我回去。仍然是这间雕梁画栋的屋子，仍然是茜纱窗红绡帐，虽然“认命”这个词让人很不爽，但我若是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下去，又怎能对得起今天磕的这些个头呢？

走到床边使劲往下坐了坐，硬得很，抻过一条被子铺平再坐，还是硬，再抻过一条铺平，再坐……最后就留下一条用来盖以外，剩下的全都铺在了下面。用手这按按，那摸摸，终于比较满意了。

“这黑灯瞎火的，你寻什么宝贝呢？”令人紧张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我一下跌坐在床边。他已经换过衣服，背着手站在门口。

“你，你还没睡啊？”我挤出一丝干笑。

他从背后亮出一只手：“你在找这个？”昏黄的烛光下，一串翡翠手串闪着点点的

光，不等我反应过来，就划出一条完美曲线落入我怀里，我猝不及防狼狈地接住，困惑地抬起头，刚好看见他仰着下巴，一副了然于胸的自大相。这让我回忆起毓庆宫里僵硬的那一瞬间，不禁心生厌烦。其中的来龙去脉到此已经猜出个八九分了，孰是孰非这会子我没有脑筋去分析，但眼前这位爷，分明是来找茬儿的。

我扬手把串子甩了回去：“难为十三爷大半夜的巴巴找了这个来，不过这个不是夜明珠，这会子也赏不出好儿来。爷还有别的事吗？”

他刚要开口，可巧喜儿提了一大桶热水进了屋，看见十三吓了一跳，一时放下也不是，提着也不是。我也扬起下巴，看看他，又看了看门。他轻轻冷笑一声，竟然出去了，我大喜，此人还算识趣。

喜儿一边帮我解着衣服，一边纳闷地问：“福晋，十三爷怎么走了？”

“这会子都要安置了，他不走干吗？”

“可是这新婚夫妻不是应该歇在一处？”

我笑：“这个你也知道了？莫不是也该寻个婆家了？”喜儿闻言脸色倏地一变，低头不再说话。见她闷闷的，我也没趣，洗漱更衣完毕，我躺在已经算是舒服的床上瞪眼望着帐顶子，全无睡意。

晚上睡不着的结果就是白天起不来，可是我却不能任性妄为地睡下去，因为天还没亮全便跑来了一院子等着“瞻仰”我的人。这十三府的构造就像个两进的大四合院，前面有个正堂，二门后是个小庭园，有回廊通后院门。后院其实又分正院和东西共四个小跨院，东边两个跨院住着一个侧福晋和一个庶福晋，西边一个院辟出来作厨房，另一个堆放些闲杂物品。正院北屋就是我住的，东边两间抱厦隔出一个书房，西面单有一个小厨房。正院独立成单位，但各跨院出入都要从正房门口过，中间的空地就像是整个后院的广场一般。现在，侧福晋就带着庶福晋及总管还有一众太监丫头婆子们在这个广场上集合了。

打着呵欠在抱厦中坐下，两个福晋端着茶进来了。根据昨晚从小喜儿嘴里得到的八卦情报，侧福晋姓瓜尔佳氏闺名海蓝，父亲是个五品郎中，嫁入府里已将近三年，府中大小事务都是由她管理，现下刚刚诊出两月身孕，金贵得很；庶福晋纳喇氏闺名弦心，本来是十三分府时带着伺候的通房丫头，因她父亲立了什么功，皇上额外赏了个轻车都尉的爵，纳喇氏也就被抬成庶福晋，可以说是这府里资格最老的女眷了。

纳喇氏端着茶恭敬地跪在我面前，瓜尔佳氏只是轻轻福了身，我把茶接在手，还没说话，便有侧福晋的大丫头在侧座上放下一个硕大的软垫，扶她坐下了。我微微一

笑，扭头看了一眼喜儿，她会意，上前扶起纳喇氏在第二侧座坐下。

脑子里搜索着应该说的场面话，眼里暗暗打量这两位有缘跟我“共事一夫”的女子，论长相还是海蓝略胜一筹，只是那张俏脸上藏不住的精明提醒我，曾经大权在握的女人并不容易相处。与她相反，旁边的纳喇氏倒是行事规矩一步不错，看上去是谦逊得很，可是谁又能知道，这平静的外表下究竟是一潭死水还是世纪海啸呢？

我眼瞅着茶杯，叹口气说：“今日初见，咱们不论位份儿，只说两位姐姐进府都在我之前，我年轻不懂事，往后少不得两位姐姐多帮衬了。”

海蓝略欠身，向外面招手，管家穆琅手捧一个匣子递上来。海蓝对我说：“贱妾不才，暂时替爷管了府里这些年的事，这些是自爷开府建衙起几年的收支细账，请福晋过目。”又对外面一众底下人说，“如今福晋居正，日后一应大小事理当由福晋裁夺。”

如果话就说到这，大家一笑，互相客气客气，正式开始相处，就算是比较圆满了。可惜我们这位侧福晋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若是你们怠惰散漫，或不服差遣，冲撞福晋，让我知道了，你们可仔细着！”

这下子我是真的搞不懂这位大姐到底是聪明还是不聪明，还是几年的第一侧福晋生活优越得昏了头了？我一向是最不喜跟女人过招斗心思的，碰上这么一位倒也有趣，明着就给我个下马威。我失笑，是不是应该忙不迭地让出这把正座以示配合？

随手拈起一本账簿，我略略想了想：“这样吧，蓝姐姐现在是有身子的人，的确不宜过分操劳。这些账我慢慢看看，若有不明的地方自然还要向蓝姐姐讨教。至于这管家的事，想来下头人也都是惯了的，一倒手反添了许多啰嗦。穆总管，以后大小事还是回给侧福晋，完了再知会我一声就是了。听明白了就各自散了吧。”穆总管答应着领那些下头人自去了。海蓝微翘嘴角，似乎这结果十分合乎她的预料。转头吩咐人摆饭，我站起来说：“不必，我自回去吃罢，你们随意。”

刚出抱厦门，有小厮跑进来回：“爷回来了，听见福晋们都在一处，叫把饭摆在花厅，请主子们都过去。”

我咬牙，真是专门跟我犯冲来的，想自在吃个饭都不能了！

从饭毕直至晌午，我一直坐在抱厦里翻那点账本，密密麻麻的小繁体字要在心里换算成阿拉伯数字再计算，看得我脑仁儿胀疼。显然十三是康熙心坎上的阿哥，建府时间虽不长，赏赐倒是源源不断，尤其是敏妃娘娘歿后，几乎就是三天一小赏，五天一大赏了。只是咱们这位十三爷是个漏勺的手，进多少出多少，也就没有什么存性。想